香亭文稿

香亭文稿卷四

蓼園吳玉綸香亭

重修固始縣志序

歲丙申邑侯廣漢張公因公來都訪余於宣武城南邸第溫溫醇雅有循吏風讀其詩古文辭知能以經術緣飾吏治者越三年以重修邑志郵示余屬為序按邑志流傳自故明成化己丑薛侯良始嗣是嘉靖壬寅張侯㣲萬歷丁酉邑先達余公繼善先後增修我

朝順治己亥包侯𧨴康熈癸酉楊侯汝楫乾隆乙丑包
侯桂遞有編輯茲之嗣而修之也距乙丑三十餘
年矣固邑接壤吳楚崙鄉寢邱所稱下濕墝埆者
今則清淑之氣隱然蔚然聲名文物駸駸乎甲中
州而張侯以閎雅才當政通人和之餘偕我士民
網羅散軼舉乙丑以來三十餘年中官師之循良
人材之蒸蔚閭閻之殫見洽聞靡不瞭如指掌所
謂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揆諸范史體大思精庶幾
有合余邑人也幼隨先大夫於任長而備官

朝右屈指歲時伏臘優游里黨閭前後不及十年耳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不獨仰忠臣廟貌尋孝子芳蹤
與晚渡朝霞三峯雩婁諸勝槩往来於懷尤願與
故鄉諸君子稽瘠土沃土之訓守示儉示禮之意
共敦勉而維持之于斯嘆張侯考獻徵文惠我古
蓼而余竊慮夫習俗移人迅若淮流欲挽以忠厚
勤儉追矩矱於高曾者不禁爲之掩卷徬徨也抑
又念志以人重人不以志重乙丑之志先大夫嘗
序之今之志余亦覥然序之仰承家學思所樹立

恐弗克紹先人緒言以抱愧於古鄉師鄉大夫者重為邑乘羞也而張侯是編洵有光於前志矣爰書以貽之

情詞懇款氣味深醇合歐曾為一手余與香亭相規以道者幾四十年矣文後半自勉勉人足以承先德而振古風願共執斯言弗替也 胡雲坡

總有一番樸實頭議論曾王學記之所以勝人者在此文之可以步武曾王者亦在此瓣香敬祝當不獨一后山也 受業玉保

任勇烈公傳後序

天之成忠烈士奇矣哉勇烈任公之死可謂得死綏之義者然其初以定固原叛卒而遂有金川之

命當日若叛卒童文耀等不乘釁刼提督署張文才等不內應不聚數千人掠市不外合攻東西城門公亦不於是夜馳單騎登樓鳴角聲大義以刃首惡次就獲次就撫往來如風追電掣捍衛巖疆以致虎將名傳

九重褒大則公見信用於
天子者未必若是之重且速迨公以專閫征金川前
後不匝月壘石而守者襲奪一空既取木岡旋
據昔嶺且踞中峯窺刮耳崖以逼賊巢果得如
公指揮以步步圍城法蹙之何難功成垂手未
幾軍中奉羽箭傳大將軍令督戰益急詰朝而
公於西南林致命矣嗚呼何昔之定叛易而今
之制敵如此其難也天也余備員史館讀公列
傳爲公起敬亦爲公惜及讀

上諭以任舉捐軀報國為之泣下用良臣於危地彌
　切事後之慮此誠
聖主因時度勢示鄭重籌辦之方而公孤軍深入奮
　不顧身情狀均已上徹
宸衷故憫之切而卹之厚也爾雅謂蹻蹻勇也烈烈
　威也余按公謚核公行未嘗不想見公之生平
　庚子余扈
蹕山左晤公子承恩尋締姻於福建陸路提督官署
　出公事蹟及遺稿一編示余余受而讀焉知公

初應募晝講武夜誦名臣奏議捷兩閩猶鍵戶
三年韜略宏深矣讀公詩有白袍已染鯨鯢血
單騎還思踏賊營之句壯志如見莊君學和謂
今大學士阿公與公在軍營語公云大將當持
重矢石之下須少避蓋重公故預為公危也公
牘中稟固原定叛情形一則於終夜殺賊後手
書近千言不遺一字所作諸家書訓子弟以忠
孝濟之以清勤持門戶曾自述却千金之饋與
士卒同甘苦魂夢俱恬由其得力於學者邃也

學遂故識定識定故利害交而不亂方公於固原軍譟將踰垣而出也拔佩刀授夫人夫人積薪而待以示闔門不辱之義公固早自辦一死而竟不死暨金川薄城傷足或勸之少息公戰益力圍且急有援之出者公復入圍出殘兵其勢皆可以無死而公以兵法有進無退志在必勝不勝則死斷斷如也其死於金川而不死於固原者固原事起倉卒勇以御變公自主之若感激於

知遇之隆受節制於將軍之令蜀師利鈍非所逆睹
惟於不能自主中以死主之本定識行其定力
始終順乎天而已矣嗚呼公雖死猶生也千秋
不朽之名天所以成烈丈夫者大而奇也公初
以請益兵哈鎮攀龍來助既被害攀龍收公尸
而還貌如生軍中落大星見乘異獸遊空虛諸
所傳聞多不經要亦生氣凜凜不能忘公於身
後者

賜祭葬於大同城東之水坡寺前而以張夫人郭夫

人施夫人後先祔馮三夫人皆有婦德施夫人
護公歿歸養親教子克完公志提軍與承緒均
所出也已已
皇太后召見施夫人於宮
諭曰總兵為忠臣汝為節婦若能教二子成立亦忠臣
也
賚甚渥蓋與
上嘗念及公也提軍亦邃於學前以臺灣亂請往勦
與公請往金川無異承緒以遊擊救火卒俱勤

王事秉公訓也嗚呼以功定難者國之福以節立紀者國之光皆古奇傑士也而公兼之非公學不足成功與節非功與節不能受

上恩惟

皇上加恩於死事之臣既優以贈銜議卹易名從祀之典又以予廕錫金存問孤兒寡婦於堂陛間

天下忠臣義士聞風感泣所以明信賞而慶奏偉績可即加

恩於公者槩其餘而余以公節顯金川由功奠固原

為美其功嘉其節嘆其始終遇合之奇於天類次諸傳後而歸之甲寅暮春某敘

據固原之功與金川之節前後反復推勘按時勢以立言使藎臣心事千古不磨文境亦如蘇海韓潮渾灝流轉在古人中有數之作　褚筠心

據事直書具縱橫排宕之勢紀功紀節寫来奕奕有光大人物得此大文章並成不朽　項豫齋

以議論驅駕事實如神龍變化出沒烟雲一爪一鱗倏忽隱見而本旨即在於隱現間於昌黎張中丞一篇外又別出一奇矣紀曉嵐

有着實處有翻空處此文字之以議論勝者作此等題于韓蘇二家絶不犯手非真有大力量人不能受業戚學標

曹慕堂六十壽序

余讀易至需而知聖人之教人深矣需之大象曰雲上於天言將雨之時待其自至可也夫時者當其可之謂也將者未然之辭也待則優游以養正耳矣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需之時義大矣哉

天子之命官也自大學士而下設六部以掌天下事復設御寺以分理之益

天子乘時出治者也諸臣佐

天子以順時而宣化者也上下交而其志同猶陰陽和

而雨澤降故居官者以時為大時之未至而將至
者利用待余今春過翔鶴堂嘗言於慕堂先生曰
君子之道各行其素余忝太常司祀典祀典而外
非所問也先生官太僕司馬政馬政而外非所問
也其當易之需乎學者知謙卦六爻皆吉不知需
之六爻無凶悔吝之占語未竟先生起捉余臂曰
然哉然哉蓋先生為余館前輩為忘年交而先生
所居翔鶴堂即錢文敏宣武坊舊第距余橫街之
引藤書屋相近也法源寺之梵鐘黑窰廠之秋月

荻花相與招尋於咫尺間每過從必作竟日談竊附於相知之深而以道相勗也類如此且夫需之為義也非旅進旅退無定見也非委心任運而日即於頹靡也君子居上下之間在盡其官守之常位吾上者勢雖近而不敢援也修吾職而已位吾下者分雖殊而不敢陵也端吾表而已誦讀於自公之餘留心當世之務以待其循序漸進於凡可知不可知且不必知之數需在恒恒在敬用恒者无咎敬慎者不敗所為有孚而光亨者此之謂也

臈月十三日爲先生六十初度之辰諸同人以壽言進而余謂先生嚮之累官至太僕寺少卿兹之以鴻臚寺少卿候補皆需象也請仍以需之說爲先生壽誠深思夫飲食宴樂之義恒以守之敬以持之待其時而馴至於光亨此則區區之誠所厚望於有孚之君子者也至於先生之立心制行寬而栗直而溫文章政事具有原本與夫子若孫之繩繩繼起科第聯翩登金門而上玉堂遐福其未有艾也是皆先生巳至之境而無所用需者諸同

人咏歌而頌禱之矣故不備

中段以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意闡發需字析義

甚精後合題處亦簡而盡 竇東皋

壽文最易落套無所依傍之中提一需卦發出

無限義理以為新則新極矣以為切則切極矣

通篇筆致游衍又若晴絲裊裊空際問幾人到

此境界 張孟詞

吳澹軒少宰七十壽序代

乾隆丙申春吳公澹軒由南河總督入為吏部侍郎秋八月届公七十覽揆之辰公之子某壻某以余為公同年友知公深乞言為壽詩之頌魯僖公曰天錫公純嘏書之言九五福一曰壽又曰天壽平格皆善言天也孔子曰仁者壽重言人也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人物之生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春生之氣亦無所不通故自公卿大夫下逮士庶

人無不隨其人之分量得壽於天誠斷之於仁而已公生於杭八歲而孤隨大父禹菴公之任山西壺關令旋奉母錢太夫人移居嘉興之平湖能委巳於學巳酉舉於鄉庚戌成進士除吏部主事司銓政叩以中外官姓名能悉數叩以選法及成案熟且精雖蠹吏不敢欺年甫二十有四也厥後視學於楚於閩弊盡革出爲淮安守遷淮揚道公之治河自此始迨以蘇藩還河工以河撫晉秩尚書歷任河東南河總督先後治河幾三十年河不爲

害方公之奉總河高文定檄開山盱之天然壩也維時已已秋七月洪澤湖泛漲高堰一帶石工勢甚危在事諸員弁望公早至疏通以救險工聲洶洶如出一口而公抵壩上相度良久慨然曰此壩若開誠足減暴漲其如下河各州縣數十萬生靈何堅守不啓堤亦卒保無水患嗚呼韓魏公處大事以膽有定識也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不在一家在一路也公殆今之古人哉公性愷惻事無巨細必期有濟於物居家儉樸終身無姬妾之

奉公暇焚香默坐衫履蕭然所謂仁者靜與前在
外時恭遇
聖主巡幸每稱爲吏部好司官茲又被少宰之
命屈指舊日同事諸君子風流衰歇即余庚戌老同年
尚克聚首京華落落如晨星矣惟此四十餘年来
素心相質久而弗渝之真庶有合詩書之旨而弗
隕越於孔氏仁壽之訓者願進一觴爲公祝是爲
序

歐陽子學史記之文佩服佩服　翁覃溪

通首以仁壽意作骨中寫天然墒一段尤見識力紀事者必提其要也陸耳山

抽出吳公居官第一等大事言之恰是仁字中作用文筆点寫得如火如花讀者爲之神往受業歐陽健

馬元圃六十壽序

齊河馬氏望族也嚮隨先大夫之官山左屢經其地凡甲第連雲高大其門閭者問之皆馬氏居也迨余與友夔給諫爲同年給諫女妻余子得遍識其兄弟子姓未嘗不歎馬氏多才有未接睠而心儀其人者則封翁元圃君也君早失怙不得奉養百通太封翁奉母賈太安人得歡心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以書法受知于金沙相國旋因太安人病棄舉子業留心於醫夫今之醫師株守古人成書重以鹵莽滅裂往往不效無他醫者意也

醫如不通其意則以病試藥耗之久而生氣盡矣意如能通於醫則以藥去病驗之速而生理得矣范文正之言曰不為良相當為良醫陸忠宣嘗手抄秘方以活人古君子萬物一體之懷隨處流溢不必果以醫著而誠則能通莫非得醫意也君待太安人病二十餘年小心奉湯藥得享遐齡以節孝旌於里揆之子朱子人子知醫之說吾知其必有合矣君之家居也訓子弟以勤儉待人以厚有負債者請以田契質却之有就醫者和藥濟之殆以仁心行仁術也有以君家取科第紓朱紫踵

相接也問君胡弗仕君聞而嘆曰吾少失怙奉母病二十餘年歲晚氷霜相依爲命曷忍言仕及吾母見背而吾年五十有二但得課子抱孫優游於藥菓茶爐以樂餘生於願足矣今君之子議叙通判步蟾偕弟玉蟾星蟾以君六十壽乞言於余余雅不欲以文壽人特以附在姻好嘉君能終其身以善事母病有觸於中而慨乎言之且與君闊聲相思不獲與給諫諸兄弟子姓同聚京華而益思從前過君之里不獲把臂於君是用不須而規竊附於以言相質之義頌移君之愛母者爲君自

愛及君之子移此意以服官而大廣君之仁術也是為

敘

申明醫理中邊俱到一洗祝蝦陳言收處工於迴抱

讀之得精於行文之法 受業汪學金

以仁心行仁術是通篇作意反復而不離其宗妙在

醫者意也一段不獨切中岐黃之技而以范陸二公

事點綴其間彌增文瀾之濶 受業王之霖

羅星定封翁雙壽序代

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言君子修身以教其家也婦從夫者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也洪範之言九五福也曰壽曰攸好德言積善之家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令德所由致壽豈也故中庸言道造端夫婦依古以來未有不起化於房中而克寖昌寖熾者也吾鄉星定先生檢討國俊封翁也事繼父母以孝閫與幼弟紹先相友愛析産受三分之一方紹先未生時先生捨持家務不得肆力

於學輙喜從士人遊延師課子無遺力夫肉食者無墨非其類則去之唯恐不速其臭味不相同固然無足怪每見士大夫家服用起居備極整麗而設塾授餐類多缺畧初無忠敬之心卒不收師友之益公卿之後降為皂隸非一朝夕之故也噫嘻其所以教子弟者如此其他家政尚何言哉自先生克修家政淋配鄧孺人奉先生教惟謹潔滫瀡勤紡織拯急恤下靡不曲當先生意尤加意祀事以先生幼失本生父母用盡傷心恒相對泫涔涔

下也賢哉孺人揆之无成有終之義吾知其必有合矣況乎謝石家庭芝蘭奕葉後先聲噪藝苑先生以國俊官檢討仰邀

綸錫之榮今紀年七十開秩加二孺人七十有四檢討以余為同姓好乞言於余余拙於文向又疑明諸君子以文為壽之非古也竊附於不敢誣其親之義而質言之俾歸為兩老人壽且以使國俊察識於中庸之理往復於大易尚書之訓益迪厥德於倫紀間也於是乎書

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於漢為匡劉於宋為曾王

吾漁璜

馬母吳太恭人八十壽序

易文言曰无成而代有終地道也言地道者曰博厚曰悠久惟厚故能久也春秋繁露云壽者疇也言行可久之道者其壽疇之以久也歲壬寅月日為馬母吳太恭人八十誕辰其嗣人龍由給諫改官儀部歸養于家見龍作令於楚致書正指揮和龍中書猶龍屬王綸為序以王綸年家子又戚誼也太恭人本詩禮族至性過人稍長識大義年十八來歸封翁清源公自承堂上色笑及處娣姒待奴婢延師訓子或以敬或以和或以惠皆

以惇厚出之罔弗協玉綸子媳太恭人孫女也竊聞其治家一二事為祝嘏諸君子陳之清源公有中表戚某氏太恭人以其孀而無子養於家有以病瘋欲送歸者太恭人垂涕泣而道曰此吾先姑之姪婦也卒善養之清源公異母弟溆少失恃依於嫂得成立後中痼症違人輙肆詬詈獨見太恭人則循循如平日家有婢蠢且聾太恭人憐而用之其夫久出不歸或勸他適婢笑而言曰噫嘻吾一生不幸幸遇太恭人耳將奚往遂終其身不再嫁今夫煢獨孤寡與夫殘疾顛連之輩皆困于

香亭文稿卷五

庚午除夕記

蓼園[illegible]

庚午冬自山左家大人署歸娶除夕家祭畢活火一爐偕新婦與幼妹守歲清影團圞申旦不寐與言去年此夜大人內寢坐余兄弟左右侍大人指兩亡母遺挂在壁者曰某年今夕汝繼母在某年汝母從余侍汝祖汝繼祖母側又某年汝祖母在也色甚悲兄以言間之蓋撫序感懷娓娓話舊不待嚴訓之終而至情至性一往

而深余方出戶潛涕泣聞妹與嫂東廂正嬉戲耳言未已妹亦嗟嘆數四爰與索筆作記將以寄呈我父兄且想見度歲於東千里懸懸之意云爾

愛山兩失恃與兄妹事父極歡嘗語余曰大人以嚴父兼慈母者視其色愴如也庚午自山左歸娶廟見未畢睠雲流涕幾不成禮余聞之以為此孝子之用心也辛未同塾見所作庚午除夕記情詞真懇附識數語悽感久之　兄青山

至性語不求工而自合于法　王蘭泉先生

情真語真瀧岡表以纏綿勝此以簡括勝翁樸園

從至性中自在流露想握管時不復於行間着意而讀者已覺斯文之妙沁入肝脾仁孝之言藹如其感人者深矣莊本淳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節短韻長可以教孝受業宋林

雨後小記

辛未春山左旱余詩云入春壠麥應時生寒食烟消雨不成天意妬花𤄊裓少絳桃憔悴落山城後大雨仲夏六日也晚霽與青山兄小坐憶乙丑同學於古蓼城之素心亭喜雨賦詩亦係今日此泠泠者非竹聲昔鳴於墻角東耶盈盈者非伊夕月色下照耶今雨舊雨不啻樂意相關耶自今以往其將登瀛洲歌湛露耶將不崇朝而遍甘霖耶抑將占田園之甲子潤草木於春秋終身皆樂境耶然推而廣之無往非雨精而思之無往非

學溝澮之盈戒無本也滿盆之吉美有孚也迎機而導如觸石出膚寸合也抱琴而鼓乃聽其音得其趣也學猶雨之意雨猶學之境後視今猶今視昔也由今雨而俯仰後先不忘舊學小畜所以懿文德也由今學而商量新故不忘舊雨見知見仁存乎所樂也吾與兄值天喜之侯愜素位之懷惟是在今言今在雨言雨總以不離乎在學言學者寓其樂於綠滿窗前新流活潑中也其即古人以喜名亭意乎

文境極濃文情極澹此仙品也可參前後赤壁賦讀

之王蘭泉先生

一味現成一味自在一味平實文之能事觀止矣香亭兄年方弱冠夙慧若此可以卜終身之藴量莊本淳

道理見得實境界看得活想見吾師胸次貯却許多鳶魚飛躍之趣此拈花微笑時也倘有阿難伽葉必能以不解解之受業陳池鳳

記青山夜談

辛未前五月二十二日與青山兄促膝談漏三下寐靜不聞人聲草蟲吟墻角冷然善也余誦兄舊作而言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文章之事宣陰陽之氣而剛柔分焉氣不偏於陰陽者惟六經載道之言非秦漢以下所能幾也若八家之文未嘗不期剛柔相濟要亦本乎性情各得氣之所近近於剛者如風如霆如萬馬之鳴所謂蘇海韓潮文以氣盛者也近於柔者如好鳥名花如升皎月所謂歐之俯仰情深曾之紆徐有致文以養氣

貴者也兄之文蓋善養氣近於柔之美者乎相與往復
引申其說而忘漏之永也少間有足音其来突如似健
男子出戶視之無所見惟有星在天歷落如洗而已兄顧
余而笑曰此亦二氣之良能也爰共啜茗而睡

義蘊深厚耐人尋味　莊本淳

寥寥數語却將千古文人著作根柢面目詳確分剖
此老吏斷獄手　錢坤一

相其文境若槎枒枯楠逼視之生氣内貫鱗鬣欲飛
安得不詫為怪怪奇奇　蔣心餘

瓶友記

案頭一瓶形甚古色如東山之嵐會余撫案卧夢一措大衣青衫揖余曰別矣聲太息者數醒瓶碎諸地余曰瓶友亡矣泣下久之收其殘者藏之篋

語簡味厚節短音長此種筆墨直入古人之室 曹鳴廷先生

只五十七字而起伏頓挫俱備此訣自檀弓左氏得来 王蘭泉先生

拈花妙指消息互參 莊本淳

奇事奇文經綸周致想見吾師做人肝膽

受業汪學金

重修佛峪般若寺碑記

歷城東南三十里有佛峪千嶺相匝一峰獨匿余以其靜而僻焉壬申讀書於峪之般若寺號吾廬曰愛山山僧告余曰寺創自隋文帝時閱千餘年矣今陋甚敢以重修請爰捐貲爲倡襄事有人廢者興之舊者新之莊嚴佛相次第具舉議刻文記興工顛末澗有石咸謂舊碑之仆者覘之則未刻石也命工勒文其上僧又告余曰異哉茲石三年前積雨後瀑布方漲夜半聞大聲發於山頭如數萬鈞物逐浪下出戶視之有巨石在焉四

顧岑寂星月在天山鳥驚棲不定今乃為諸君刻石耶
語曰怪異之事儒者弗錄余讀沈樵園文集記巡漕山
左題名碑附記老叟言與此事有絕相類者其亦言者
妄耶抑至頑者石果有物使之耶不然如雷轟薦福瀧
岡一石猝沒於大風雨中豈皆無說以處之耶若夫此
山幽邃景物環列几席間固憑弔而知且先我遊者勒
諸石而詳言之矣故不備

天然為筆墨生色山之幽寺之古固宜動以氣機　沈仔
大先生

一片蒼烟離合中有仙人来往文境之妙似之德定圃

秦中記庭訓

歲乙亥三月再旬有八日日晡從弋山兄抵西安臬署問家大人安大人方秉燭治官書訖漏三下矣古廨淒寂檻外風敲竹徹有夏意命坐歷詢家事忽而笑忽而感傷忽從中論斷之不瑣記吾鄉古蓼國越禨楚鬼陋於隋朴於元兵火於明

國初為中州名邑厥俗用競自大人離桑梓轉眼幾何風景頓遷若馳轂大淮日夜流胡砥柱而障也

大人曰昔家居承先人餘澤有田百畝園數畦搆

草廬一所授生徒數十人開荷鋤戴笠步凸凹塍稻穗飛香處聽農歌漁唱斷續烟霧中閭里無大事不酌酒不烹羔非舉五禮不著紈綺有渝約者衆舉爲子弟戒蓋猶有先民之遺也指琦五綸原名曰汝所被舊袍我昔與汝伯叔父易衣而出者厥後寓直京曹偕汝母同歷淡泊沒時斂以嫁衣

聖恩高厚不次遷擢愚臣一心居貞抱素在家則儉在官則清太史公曰古者人臣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蓋言報主

如此其大也賈生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明所責望未嘗不重在此也夫人情不甚相遠也恥心重而愛名節不必待賢者而後能也樂安而惡危雖下愚有同心也為臣首以廉計復孰甘就貪汚即不然豈有不畏國法者哉緣其平居里巷徵逐數十為羣好酒食博奕衣服車馬日甚一日父兄禁諸後已慣不及挽猝爾列仕版紆朱懷金恣意所為既罄家貲矣又有事以迫之譬如百姓饑寒必為賊盜雖欲不貪

不能夫饑寒之故在民而不盡在民也君子有痛心焉貪官汚吏自貽伊戚此豈一朝夕之故乎甚矣廉必養於儉而習俗大足移人也吾為小子慮之語畢立立語且嘆與鐘漏相應答月色窺户空明如積水寬外隱雜雞犬聲童子倚屏卧呼起取菓餅一盤猶度歲所遺也食之而睡

叙次錯落中發絶大議論可與涑水訓儉並傳

陳棠瀾

熟於龍門傳序色聲臭味俱似也須悟此事有

筆有書方不為贋古家姍笑　金檜門

式穀教忠同條共貫汪信民所語故是我輩安身立命法也要非實實體會亦不能詳哉言之若此盥誦一過惟增佩服而已　莊本淳

寫家風寫鄉俗寫官箴從惻隱之實結根曲折及之仁人之言入人心脾義蘊意境敘次允臻古作者極則矣　戴東原

必傳之文方綱拄前輩及師友所為古文不喜下贊語於文尾也但圈出其筋節足矣今夜讀

先生文三篇以此爲冣　翁覃溪

記病目

乙亥正月二十四日余病左目浮腫不能開視越三日愈雲翳蔽眸子之半夫眼具蔽府精氣瞳神乃膽腎所聚虛於中則障於外庸醫以風火視之投黃連十餘劑始作淺碧色漸變為藍駭且悸會省覲西安過弋山東道主羅姓惠佳方退稍許抵署亟覓醫治尚未痊也坡公云齒有病當勞之目有病當存之治齒如治兵治目如治民旨哉言乎余幼嗜書籍短檠相對徹夜不寐且性復躁妄種厥病根安得如隅歲佛峪山中粥魚茶板

終日習靜屏除一切學坡老存之之訣乎秋陽照林際晶朗可愛片雲飛空微相磨盪而綠陰乍晦仰而顧之忽攬鏡怵然也是為記

本東坡存之之意以養心習靜為良藥入後得風詩比法筆具化工　錢坤一

要言雋甫千人共見此香亭少作也淩安世曰東坡十來歲作夏候太初論用碎壁數語為老蘇所極愛可知千古文人夙慧如出一轍　蔣漁村

修方家橋碑記

固邑古楚地今豫澤國也其水為淮為決故宜稻利水田田繞以溪溪通以溝溝達以橋凡一鄉之內數里之間十步一灣五步一登流水小橋迴環於漁村茅舍間者相續也張莊為邑西北巨鎮居民萬餘家彙鎮東南一帶水田之支流過我祖塋前左繞以注於淮而方家橋適當水口之衝蓋以濟通衢為先靈所憑依也歲久傾圮重以積水衝注更大頹姪大星心厚於仁者踵乃父舊行善事弗斂於衆獨力成之余甲戌秋歸自山左

入塋瞻拜之餘上遡淵源愾乎聞見時則夕陽西下新月在天望前村烟火聚落佳氣鬱蟠擎轂摩肩橋上行人如織助墓門東引旺局風景如繪曾幾何時而輝映於明鏡彩虹者靡興迭更也丁丑秋仲姪来鄂備道修橋事始於某日成工於某日乞言垂不朽治趨西裝匆劇愧不暇文嘉其堂構之肯有以利行人而慰先靈獨吾夙懷而畧言之是為記

落筆蒼鬱文境似柳柳州　王蘭泉先生

簡潔遒峭何處着一閒字　方碧岑

竹窻聽雨圖記

竹於植物中有勁節宜霜雪故於德宜比君子於影宜月於態宜烟於聲宜風宜露而尤宜雨凡物之妙形不如聲觀物之悟目不如耳故物于聲宜聲于聽宜風聲宜虛露聲宜徐而雨不專之疎雨宜桐急雨宜松而竹兼之故聽雨尤于竹宜也然此中有性情焉不聽者不知聽者亦不知也丁丑之春余訪友於琉璃廠王漁洋先生之故居萬瓦鱗攢曲徑內敞幽篁濃翠宛入雲林墨妙中友人指檐前藤花顧余曰此蜿蜒飛香者漁洋

手植也因盤桓不忍去昨歲壬午四月余止焉卜居問所為古藤脩竹者翦伐無餘為太息久之居十有一月枯藤舊本忽引蔓裊裊如翠帶然欲補種復舊觀卒亦未果依窻矗箭三歷秋頗勁每與籟雜商霖操簌簌有聲聽而樂之溯漁洋去今垂數十年矣仰遡前徽陳迹斯在所謂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者殆於同之而觴詠盛軌終焉衰歇即余自丁丑以來上下六七年間耳榮落完毀因物觀變又復如是余友葉大澹園下榻于古藤書屋中數共晨夕相與俯仰盛衰輙復慨然也一

日澹園攜闕中王孝廉尾中小照示余曰君好竹若亦好竹盍為題述孝廉人品學問甚悉又言孝廉好遊常登泰山過錦官城遇名勝必遊遊必留題詩日以富其詩蒼勁瀟灑則流雲浮藻之姿也歌而和之瑽瑽琤琤如戛金如碎玉則叢篁疎雨之音也嗚呼可以觀其性情矣余往歲侍家君三至秦秦自昔帝王都山川人物照耀古今美哉風土醇茂廉而有直體易之說卦曰為蒼筤竹象在斯乎且渭川千畝固其胸中宿物也孝廉既好遊豈能以聽雨故終歲兀兀坐竹窻中而性情在

焉圖非其寓歟夫所謂寓者無在無不在也而余顧斤斤于前人之一草一木流連感慨藝植而保愛之抑亦物而未化矣雖然孝廉之聽雨得諸性情而寓之圖余之聽雨亦得諸性情而寓之物寓之圖者無而寓諸有寓之物者有而寓諸無有無之間余不知孰為寓而孰為非寓也余與孝廉各相知各不相知且亦各不自知則以寓與非寓皆寓也余因取而寓諸文

從竹雨憑空著筆中間熟於賓主開合離即之法後更超然象外蒙莊楞嚴方斯神妙矣　金壽亭

摹寫情景似柳柳州㧞析語句又似莊漆園本是說竹忽又叅入古藤一段本是說自家好竹忽又叅入王孝廉好竹一段本是說聽雨正面忽又借圖伴說精言奥旨即離變化想見得意疾書之樂 梁階平

燕巢記

壬午夏吴子香亭遷於琉璃廠南夾道王漁洋之舊寓雙燕適來巢次年巢如故又次年巢於卧室兩壁者二巢於堂之梁者一巢於書室之楣者一皆出雛矣客顧而喜曰王謝堂前飛来佳兆也夫災祥之説儒者弗道燕又微乎微者耳頃入書室童子告余曰燕巢覆矣叩其故童子昨既醉門未閉而就睡貍奴乘隙毀其巢余爲審顧太息者久之記曰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堂與室皆高處書室更余所款洽地而余不能庇其巢以

朱子三坎之理推之余所歎必多矣因念不殺胎不覆巢載在王制吾而殺之覆之也過在吾也非吾而殺之覆之也過由吾也推之緑滿窗前枝頭好鳥無非生意儒者見聞所及大抵皆具萬物一體氣象放之四海而準培諸方寸而功宜密焉雖然顧犬補牢未為晚也附數語以戒童子並識吾過時甲申夏六月十有四日

粹然儒者之言只此便見民胞物與氣象　葉澹園

所謂滿腔子都是生意者小中見大吾輩當作座右銘　馮星實

古藤詩思圖記

庚寅之春製小照題曰古藤詩思示不忘也藤為漁洋山人手植余以壬午僦居嘗記此藤興廢乙酉以憂去去年春仲復寓焉六月作微花今春花開始覆架夫此藤古矣名士風流以觴以詠何其盛也迨經翦伐于丁丑以後護萌蘖於甲申以前荏染柔木再發古香于此見天下事無盛而不衰之理有由衰而盛之機雖曰天時蓋由人事向所云榮落完毀因物觀變俛仰今昔各不相知者未免所見太空耳爰即現前景物倩好手繪

之繪藤亦繪竹亦繪槐次其類所有也繪藤于左楹之左繪竹數十竿于亭後繪槐于別院有枝斜撑于亭之上如翠冪然紀其地也階前流水曲徑石橋隨意點綴坐卧其間者何必有何必不有也藤係以古仍書屋舊也詩係以思誦其詩想見其人不獨有人之見存也用題言簡端錄前記于右前記所詳不贅凡以綜吾歲月寓吾性情與萬物相忘于無相忘不必離相以觀空也

乾隆庚寅又五月某記

得歐柳之神髓而去其形貌不知者以為獨孤遐叔

小文 胡希呂

畫記固貴詳至然太落瑣碎以謂規橅考工又與此體無當運實於虛犁然畢然似段柯古權文公筆意家白華

現前景物不脫不粘具見淵明胸次筆亦冲澹有神劉中壘

附録序一篇

香亭太常始僦居海王村藝新城王文簡公寓邸中有藤花歲久剪伐殆盡頃之舊本忽萌引以覆

架遂作花及歲壬辰太常寓橫街則又分移之植
於書舍而藤引蔓益繁太常因繪古藤詩思引藤
書屋兩圖以紀其事余往在京師聞竹垞太史古
藤書屋在海波寺街走訪之所謂檉柳一株湖石
三五皆不見藤僅存其一蕉萃無復生意獨其老
榦猶如虬龍而是時鄰林少師味初齋前藤花蔭
蔽可十餘丈與青乳齋蒲梢相糺結其盛冠於京
師余主其家聽雨望月輙婆娑其下不能去也及
再入京師則海波寺街之藤無復存者少師宅第

亦爲市儈居其蘇蕉萃枯槁以是見天下事苑枯
榮落不常草木之微多有可感者由盛而衰則必
由衰復盛物理循環自然之道太常所植將日新
月盛勿替引之何足異歟昔方希古叙衛氏紫薇
以爲家之將昌氣之鍾也獨盛人得之爲才賢其
在物也爲嘉卉爲奇葩榮茂必異于常又謂人之
盛衰因物以見而物之禎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
傳令太常方以文學受
知駸駸乎枋用於以集友朋闘詩酒于下使人如見文

簡當年而相忘於盛衰之感且繪之以圖畫播之以聲詩是花又爲京師增一故事則希古所謂花果有知必自慶其遭逢者益當於此徵之也夫戊

戊夏日青蒲王昶序

安拙窩記

古之學者貴有用不貴無用無用拙也有用巧也後世日逐于巧為害滋甚於是不貴巧而貴拙拙也者性近於木質類于狷硜硜者匪石之轉也拳拳者匪席之卷也蓋謹身寡過猶是以約鮮失之意焉夫拙之益于人也如此而人於人或詈汝笑汝則曰汝拙乃爾未有以拙譽之者即人以拙自遜未有中心安之者老氏大巧若拙特善用其巧耳莊子以不材終其天年恐人見其拙耳要皆非能安拙者安拙之道有二曰守拙曰養拙

拙何以守有定識有定力焉拙何以養無畔援無歆羨焉能守以培拙之本能養以得拙之趣又能勤以盡拙之用拙也而大適于道推之天下拙而天下人無不安矣然則拙乃人之安宅也哉職方汪訒菴好古士也家富于書于歙之南鄉築綿潭山館為讀書處緣山下上即景而分題其勝者以數十計安拙窩其一也屬為記余交訒菴于京師足未嘗一至山館景物不可得而知也訒菴之寶其拙而繫以安也知其能愛吾廬行吾素也故為勗以守進以養極之以勤則不匱而于二氏偽

托于拙者弗取也訒菴其三復吾言乎哉

安有兩義一由不願外為入德之始一言得所止為德成之終中間指出操存涵養功夫義乃大備讀此記如讀儒先語錄一則 汪持齋

守拙養拙之外必兼勤以補拙一層方是牢立脚跟處又釋名拙屈也淵明感士不遇賦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據此則并賅得安於時命意篇中表其讀書山館愛廬行素略見訒菴不願外胸次義更曲包 程魚門

潔淨質實體用該備之文　門姪

重修張仙鎮至善義學碑記

張仙鎮有義學一區其後奉

至聖孔子石像以祀為里人誦讀之所由來舊矣按文翁在蜀圖古聖賢及孔子像於禮殿宋祥符中追謚文宣王始詔立像明嘉靖九年取有合無尸之義凡郡州縣文廟易以木主至今用之茲祀像古所遺也或曰像於某年涔淮而至遂祀之道德之表靈光擁護理固有之學者於先生書冊琴瑟尚戒勿越況聖像乎祀之宜也乾隆乙未春如什邡

縣於方亭書院新建聖像樓奉銅像二鐵像一類此見於紀載者甚夥皆尊聖也又禮經所載凡始立學者釋奠先聖先師凡學春釋奠先師秋冬如之說者以先聖若周公孔子孔子又先師也令張仙鎮以鄉學祀孔子蓋祀不以廟而以學揆之學以祭夫有道德而能教人之說合於古也余祖資政公捐貲重修置義田贍諸生先中丞勵志其中後起者胥克用勸嘗諭 玉綸 以增葺之意而未果迨 玉綸 官於都致書昆弟輩捐分釀金以謀更新

匪伊朝夕矣歲乙巳得所報書知擇吉鳩工聖像重新宮墻載煥所有文昌閣及講堂學舍次第修葺議規條為經久計維時 玉綸 視學於閩方秉
先師遺訓培育多士聞斯役之成也喜而不寐特念聖學高深未敢以戔戔小言繪乾坤而摹日月至於
申明教術鰲湖鹿洞具有成規倣而行之可以服膺弗失惟與枌榆善舉圖新匪易為上遡始基繼緒之久遠近誌集議襄事之勤勞用期後人黽勉率由與故鄉諸君子絃誦其間納善言敦善行勿

蹈岐途勿甘小就庶幾月異而歲不同者被聖澤
於無窮焉此則竊取古鄉師鄉大夫教法相與申
明之而有厚望也夫爰書寄之勸諸貞珉列規條
於後

書院佐學校所不及義學佐書院所不及其自
鄉先生主之者又以佐當道有司所不及要於
尊崇聖教培育人才則一也篇中首敘祀像原
委析衷經訓次述修舉之勸勞勉勗後進勸學
深心如揭文筆亦極茂美 孫補山

神似南豐學記　受業汪學金

宜園記

夫子小樊遲稼圃之請以非學所宜也乃余於圃而以宜名也何居余自辛巳通籍歷卿貳今年六十有四蒙

恩予歸揆諸禮經七十致仕之文噫嘻可以園爾園矣是園也在古蔡城外東南隅爲武氏洲洲之水出入平易思善二橋達於河環洲以岡一邱一壑奥如曠如於園宜也園之中宜屋宜亭宜橋宜池宜樹者畧備樹之者宜春宜夏宜秋冬而脩竹萬竿

百餘年栢三株浮翠擁濤宛與岡頭塔影魁閣靈光相映也余始遊於甲戌之秋題其亭曰問竹茲將歸而洲適見售是四十二年惓懷桑梓未能忘情於鴻泥爪迹者得爲園主人矣非余之宜而奚宜乎且夫順正以行其義者事之宜也端之以正而天下莫不一於正矣濟之以順而萬物莫不徵於順矣余老矣非徒優游於此治其蕪薈芟其勢之高下疏密而增易焉觴咏以娛暮景也惟益修余身以宜余家俾余子孫恒爲士恒爲農不至降

為皁隸棲息於頹垣敗瓦間斯已爾至於推而措諸比閭族黨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此則古鄉師大夫順德行而正風俗超其量於稼圃上者余蓋嚮往焉而愧有未逮也

結想於虛恰得平實至義發語必盛得水住在文境為上乘在理窟為真諦　劉雲房

氣體之妙胎息歐曾其立義正大仍自湛深經術中來非匡劉不能為此　陳望之

此吾師素位而行真實本領也較柳柳州範水

峯山文境更進一格　受業陳錫熙

附錄跋二篇

香亭少司馬致政之歲適獲武氏洲之園名之曰宜為記而勒於石余讀之有感焉天地之大也物類之繁也人事之賾且變也圓動而方息燧燃而泉流亦曰各有其宜而已矣因所宜而宜之是以曰無不宜之少司馬之才無不宜茲乃寄其名於園噫嘻夫名則何定之有園其園即不特園其園而就園言園於是乎宜之名惟園是屬則以園視

園宜也不以園視園亦宜也夫固言近而旨遠也乾隆乙卯余月梧岡弟童鳳三為書其額而跋數語於後

少司馬夫子致政將歸因武氏洲為別業既成宜園記矣復取昔年所題問竹亭額屬門下士錢宮允榮書之顧謂孝顯識其後孝顯竊惟夫子之所為宜者要於順正以行其義蓋本禮家之緒言夫禮不云乎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成器備物由於有禮勁本堅節由於有筠千載而下若香山

白傅能知此義觀所著養竹記謂見其本則思建善不拔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凡以竹之為物誠有合乎古君子措正施行進而服其政於國退而修其教於家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故能居天下之大端邀四時而不改其蔥翠也然則夫子之名以問竹其旨固有微焉者夫豈同王子猷之乘輿徑造居宅便栽為足緬此君之高風尚詠嘯之逸致哉孝顯從遊日久謹就管窺所及輙謂夫子襟期於

香山爲近而是亭之名固與園記順正行義之說爲尤足發明禮意也夫乾隆乙夘三月受業孝顯謹跋